真正的潜艇人——尼米兹上将的早期军事生涯

□ 黄毅磊

▲ 远东服役

1905年，尼米兹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那时海军学院还是新军官的唯一来源。美西战争之后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海军发展速度之快以至于新舰的建造速度快于舰员的培养速度。当时为了提供所需要的低级军官，1905级学生以“合格学员”身份提前六个月毕业。尼米兹在114人中排第7名——绝对是班里的“明星人物”。当时他接受的命令和其他同学并无两样，他被派到新服役的战列舰“俄亥俄”号（Ohio，BB-12），随舰来到了亚洲舰队 。

到了远东之后，他留在了那里并接受当地指挥官的命令，完成各种任务。1906年，俄亥俄号被召回美国。尼米兹留在了老旧的巡洋舰“巴尔的摩”号（Baltimore，C-3）上，巴尔的摩号是马尼拉湾的老兵。对尼米兹来说，巴尔的摩号之旅显然是暂时的，1907年1月，他被任命指挥“班乃”号（Panay）炮舰。“班乃”号是美西战争从西班牙获得的战利品。尼米兹以“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原则投入了工作。另外一名派到“班乃”号的军官是1906级的合格学员约翰·S 麦克米伦。尼米兹和麦克米伦在大型军舰返回美国之后，开始从留下的人中选择30名舰员。他们后来的任务非常不可思议——穿越菲律宾群岛并任意访问他们选择的港口。除了指挥炮舰，尼米兹还担任过位于棉兰老岛泊罗科（Polloc）的一个岸上基地的指挥，这个基地驻有22艘舰艇。

这样理想的任务不可能持续很久，因为美国西海岸区别对待日本侨民加快了和日本的战争状态。罗斯福已经下令作战舰队到达太平洋，因此“班乃”号重新被召回了马尼拉的卡维特海军基地。在高级官员在场的情况下，22岁的尼米兹少尉一回到卡维特，就被指派指挥“德凯特”号（Decatur，舷号DD-5）。当时德凯特号已经退出现役大约一年，正出于某种无用或者是闲置的状态，它只是一堆没有船员的冷冷的钢铁。当他上船的时候，还穿着白色礼服并佩着剑，这是他正式做报告时的着装，而现在接待他的是两名菲律宾守卫，因为当时正在等待新的船员集中。面对一艘没有燃料的空船和几个舰员，尼米兹还是设法使“德凯特”号在海军上将所要求的两个半小时内驶入了苏比克湾的干船坞。

▲ 搁浅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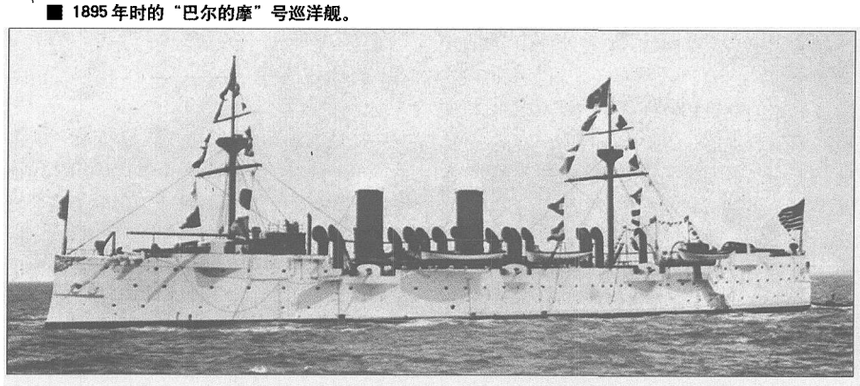
“德凯特”号在菲律宾水域独立执行了两年的任务。1908年7月，当进入马尼拉湾一个不熟悉的港口时搁浅，第二天不得不进行拖曳处理。尼米兹被解除了职务并送上了军事法庭，他被认为负有“玩忽职守”罪并被起诉。美国海军菲律宾司令的签名宣布“该程序和判决的颁布将被认为构成了申诉本身。”后来，已经成了海军上将的尼米兹在被问及如果将一艘舰搁浅，在海军还会不会有前途的时候，他引用了这个事件作为回答。

在某种程度上，搁浅事件为尼米兹提供了一个调剂的机会，在远东呆了三年，现在他没有接受一项任命，并得以返回美国。被任命为一艘炮舰的值班军官，这艘舰偶尔也冒冒蒸汽，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航行在从马尼拉前往波士顿的途中，1905年，尼米兹在这艘舰上用13个星期完成了从马尼拉西部到波士顿的航行。尼米兹希望他向自己同龄人一样被指派到战列舰上去，在那个时代这不仅是海军的荣耀，主力舰也是海上力量的化身，这是每名军人寻求的任务，也被认为是晋升的必要条件。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被指派到潜艇服役，潜艇当时正处于发展的幼年时期，通常都受到“真正的”海军军官的轻视。尼米兹后来自己说：“我并非自愿。在那个时代，战列舰是海军的皇后。我申请下一个任务到一艘战列舰上去。但是我却被指派到了……成了登上‘活塞’号（Plunger）的第一名军官。”

▲ 指挥潜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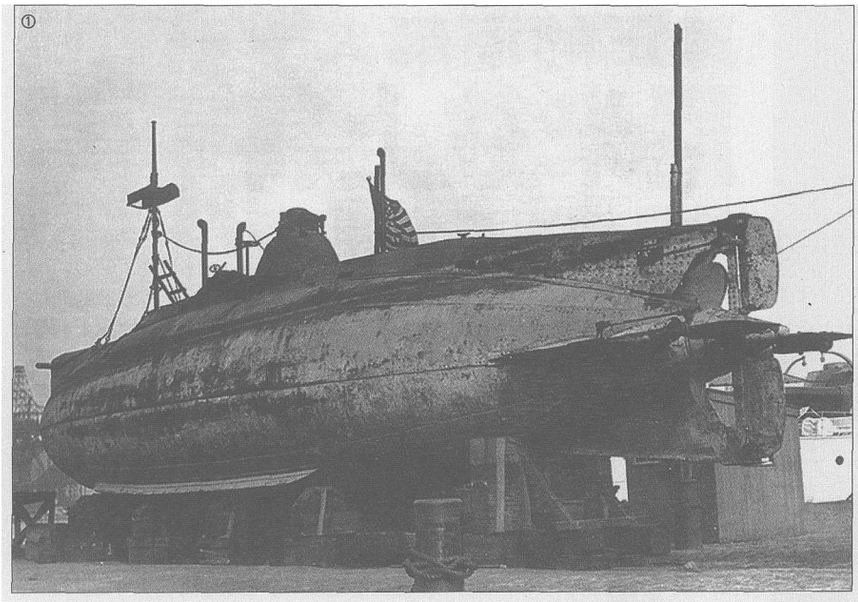
虽然三次任命都让尼米兹受挫，但是尼米兹还是全身心投入了工作。随后的两年中，尼米兹先是指挥了A级潜艇“活塞”号（后来的A－1，SS－2）、在“笛鲷”号（Snapper，后来的C－1，SS－16）上服役、最后指挥了“独角鲸”号（Narwhal）。虽然法国人早在1900年就把柴油发动机用于潜艇，但是汽油机仍然是所有潜艇使用的动力。尼米兹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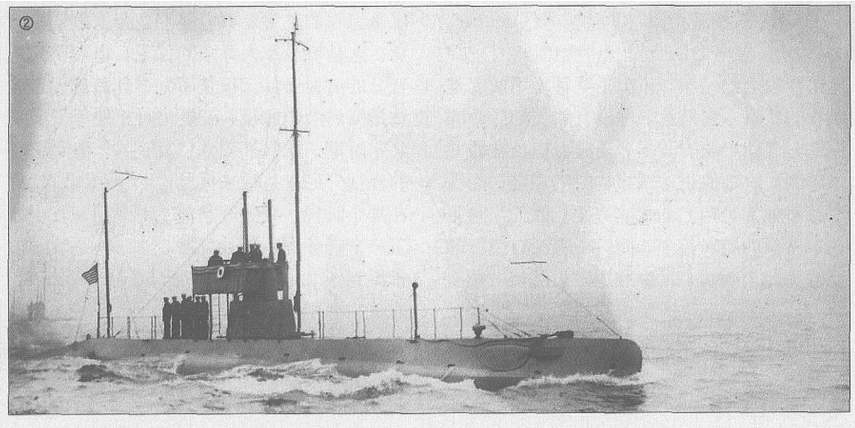
■ 1895年时的“巴尔的摩”号巡洋舰。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历 史





■ ①20世纪初期拖出水面维修的SS-2“活塞”号潜艇，从中可以看出其老旧的状态。②SS-24“飞鱼”号潜艇在水面航行。

用柴油机取代汽油机的早期倡导者，1911年，他很自然被送回美国担任新建潜艇“飞鱼”号（后来的E-1，SS－24）的艇长，这是美国第一艘电力推进的潜艇。虽然在过去的三年中尼米兹一直在指挥潜艇，但是潜艇的体积已经翻了三倍——从107吨到287吨。这些才是真正的“艇”，它们载有7到22名舰员，在海上只有1到2天的续航力。所以这些艇被考虑的甚少，它们在1911年的名字甚至都被忘记。直到1924年，潜艇才由字母加上数字命名。1912年，潜艇还是新生事物，遭到军官团的嘲笑和轻视，他们反对潜艇，这意味着只有少数在潜艇上服役的军官能够毫无困难的执行上级交给的任务。尼米兹即使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开拓者，也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军官。现在他是一名中尉，负责了额外的任务，担任大西洋鱼雷舰队第三潜艇分队的指挥官。他被邀请到海军战争学院 就这个问题发表讲话。他的讲演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受到注意，在海军学院的学报发表之后，显然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就那个时代潜艇的有限机动能力和武备能力而言，可以理解尼米兹最初把它们描绘成了港口防卫者。但是，在他的文章中，有些有关潜艇和未来发展方面值得注意的观点。比如他预言随着推进技术的迅速进步，潜艇的能力最终将超过他们的水面敌人。更重要的是，从职业的观点出发，他证明了他既是一名思想家，又是一名实干家。

▲ 柴油机专家

他是柴油动力潜艇的冠军，而且还能讲德语——他在德克萨斯一个讲德语的移民社区中长大，这使得他在1913年获得了整个夏天呆在德国参观主要柴油机工厂的机会。他在这个任务中表现出来的刻苦努力是能力出众的热心军官的典范：他脱去外套、卷起袖子，参与了这个国家每个重要柴油机工厂的工作。他在工厂与员工交谈、吃饭、睡觉。直到后来连他妻子都说，“他彻底投入了其中”。尼米兹回到美国之后，成了这方面的权威。回国之后，他被任命为海军第一艘柴油动力水面舰艇，油船“摩米”号的执行官和首席工程师，“该舰是那个时代的大船，由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建造，排水量14500吨。它的每个引擎功率都非常大，每台能提供2500马力。尼米兹又一次得到了他不想干的任务，这个任务又一次破坏了他想到战列舰上服役的愿望，现在他被当作是具有有限能力的动力技术专家，而大部分晋升都是给予战列舰上的军官。

仍然处在幼年时期的柴油机技术遭受了很多发展上的问题，切斯特·尼米兹是海军这方面的专家并不是秘密。在“摩米”号建造期间，来自布斯齐－苏勒兄弟公司（一个位于圣路易斯的柴油机生产商，这个公司在1912年开始为海军生产柴油机）的代表接近了尼米兹，并向他提出如果他为他们工作的话，将为他提供25000美元的年薪，当时他的月薪是240美元加上48美元的岗位津贴，但是他仍然有坚定的决心不离开海军。摩米号直到1916年才建成出海。第二年，“摩米”号的舰长亨利·C·丁格和行政官设计出的一套可以在海上补给油料的程序。开始，加油和加煤的方式一样——受油船在一个受到保护的地点泊在“摩米”号旁边接收油料。六个月内，丁格和尼米兹就设计出一个可以在行进中让受油船在一旁受油的装置。当美国在一战中加入盟军的时候，是“摩米”号使得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可以在加油后越过大西洋。尼米兹将这个计划和其成就归功于丁格舰长，但是，他的名气显然因为“摩米”号的成功而越来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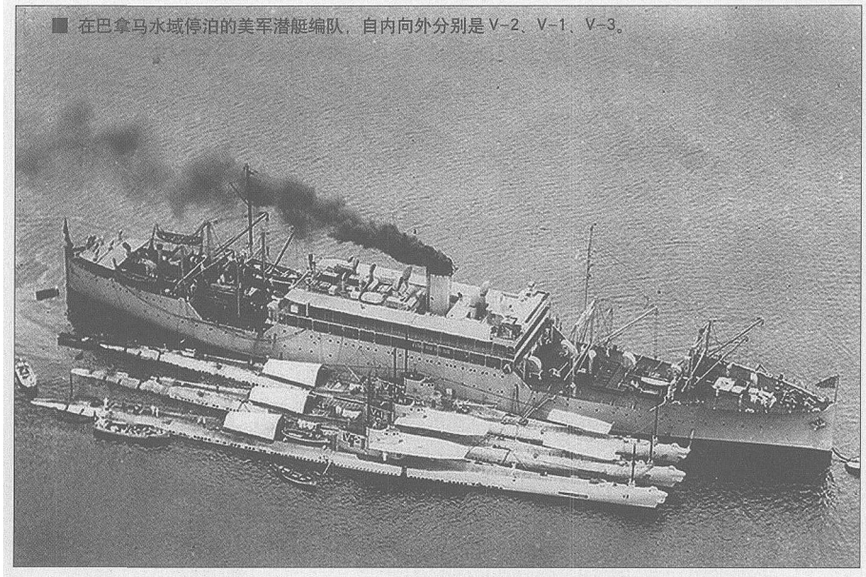
晋升为中校之后，尼米兹1917年夏天离开了“摩米”号，报道成为了大西洋舰队潜艇部队指挥官的技术副官。他的上司塞缪尔S·罗宾逊（Samuel S. Robison）成了尼米兹一辈子的良师益友和支持者。一年之内，尼米兹成了大西洋舰队潜艇部队参谋长。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和罗宾逊少将游历了整个欧洲，对德国和英国的潜艇进行评估。之后他成了一个专门负责讨论设计美国下一代潜艇的委员会的成员。尼米兹对新潜艇设计的特殊贡献并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是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结果——通常是保守的，但是却极力认可了了改进潜艇的能力、可靠性、优先进行研究和发展，这些都是尼米兹对于增强潜艇实用性和进行改革的主张的反应。

▲ 大舰服役

尼米兹被任命到战列舰的时刻到来了——1919年他来到“南卡罗莱纳”号（South

本栏责任编辑：谭飞程 freemark101@sohu.com

■ 年轻时的尼米兹。



■ 在巴拿马水域停泊的美军潜艇编队，自内向外分别是V-2、V-1、V-3。

Carolina，BB-26）担任行政官。“南卡罗莱纳”号是美国最旧的战列舰，两年后被拆毁。这是一个很好的任命，但不是最好的选择。尼米兹在那里呆了不到一年就回到了潜艇部队。那个时代在舰艇之间反复来回并不寻常。作为一战后裁减军队的结果，军官的数目超过了海上需要的军官数目。竞争很激烈，因为在战列舰上服役的优越性，最终的任命给战列舰军官是显然的，也很正当。在战列舰上服役也是将来晋升为上校或者将官的必要条件。1920年6月，尼米兹中校被派往珍珠港修建潜艇基地。除了一战期间军备扩充时生产的多余装备，他和他的四个参谋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装备。军官们当时和后来渐渐理解到，尼米兹向其申请材料建设和装备基地的东海岸海军造船厂和海军站的指挥官并不愿意提供多余的东西。这使得尼米兹的参谋们都相信了寻求原谅好于寻求许可这一格言。而且，他自己在东方的经历也使他具有了适应的能力，他能够理解政府的财产为政府服务的原则，虽然不一定要符合政府的规章制度。根据尼米兹的自传中所述，他的车也是他的部下想办法帮他弄来的。即使今天，珍珠港基地的建筑都没有海军建筑编号，这显示了这些建筑要不就是按规定修建的，要不就是在负责海军船厂和码头的委员会的制导下修建的。但是珍珠港潜艇基地在1922年开始运作，而尼米兹离开了珍珠港，前往海军战争学院。当尼米兹完成海军战争学院的课程之后，他的导师，前海军上校罗宾逊，现在已经是“加利福尼亚”号（BB-44）战列舰舰队的的指挥官。尼米兹成了他的旗舰的副官，随后担任了助理参谋长和战术军官。在任职期间，尼米兹把从战争学院带来的观念用于舰队的战术队形，最初开始的是在海上进行环形队形的工作。1925年，罗宾逊成了美国舰队的指挥官，尼米兹当然也继续跟随他。在这年的舰队演习中，尼米兹想让“兰利”（CV-1）号（美国海军唯一的航空母舰）和舰队进行合成演练，他失败了，直到三年后航母才和舰队共同进行演练。但是这反应了藏在他精明的笑容和乐观的性格之下的深谋远虑。做了罗宾逊的参谋三年之后，尼米兹被罗宾逊提名为由六人组成的海军预备军官训练组的指挥军官兼海军科学教授。1926年春天，他前往位于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这显然是职业生涯的另外一条临时的分岔。虽然尼米兹喜欢伯克利和那里的学生，但是他的这个任命对他来说不是“职业生涯的提高”。然而正是伯克利大学使得他在1928年晋升为海军上校－这是他从海军学院毕业之后的第23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及时的晋升。未来还是遥不可及。

▲ 沮丧时分

1929年，尼米兹在圣迭戈重新回到潜艇部队，担任第20潜艇中队的指挥官，这个中队刚刚由海军最先进的四艘潜艇组成，这四艘艇是V－1至V－4（后来的“梭鱼”号（Barracuda）、“鲈鱼”号（Bass）、“鲣鱼”号（Bonita）和“魟鱼”号（Argonaut），舷号分别是SS－163至166）。在每年的舰队演习（这也是那个时代唯一有意义的活动）中，令尼米兹焦虑的是潜艇仅仅负责的是战列舰舰队的侦察任务，而尼米兹想要的是在主要的作战开始之前，潜艇就能独立攻击敌人。1931年6月，尼米兹处于极度的沮丧之中，他开始在圣地亚哥负责35艘退役的驱逐舰，而他的家安在了一艘老旧的供应舰“猎户座”号（Rigel，AD-13）上。这并不是一段令人愉快的历史——一个厨师、一个管家和两个厨房服务员为全家服务。另外一方面，舱底还有老鼠。尼米兹有一个还在用尿布的小女儿，因此尼米兹夫人必须保护孩子不从船舷落下。虽然尼米兹不在主流之中，但是显然他没有被忘记，1933年，他被任命为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CA-31）的舰长，“奥古斯塔”号是亚洲舰队的旗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任命。在尼米兹开始指挥奥古斯塔号的时候，“奥古斯塔”号撞上了停泊着的油船“佩科斯河”号（AO-6），并且损坏了“佩科斯河”号的舰桥结构和吊艇柱，这个事件并没有带来任何影响，反映了上层能够容忍有才能和有前途的军官犯的小错。在指挥“奥古斯塔”号的18个月中，这艘舰大部分时间都是来往于马尼拉和中国的上海和青岛。他的家人最初住在日本，后来到了上海。18个月后，他成了航海委员会的助理参谋，1933年，在从军33年之后，他被晋升为海军少将。显然，尼米兹少将并不是“最适合的”，或者在职业生涯中走的是一条常规路线。在一个大舰巨炮占据了海军战略的时代，大部分有前途的军官都是在战列舰上服役，而他却在几乎不能叫做战舰的潜艇上渡过了他的大部分时光。他对海军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他适应和关心所从事的任务、掌握所从事工作的技术原理、毫不犹豫进行革新，最后是他和上级、同事和下级良好的关系。虽然在任职期间尼米兹和他的妻子经常请客招待低级军官，但是就像他的同事一样，尼米兹从来不用担心超期服役年限计划。他的适应能力、才智和幽默感使他在高级军官中赢得了位置，并为他带来了一位使他向前的导师，这并不是得宠，但是他的导师看到了这样的晋升有益于军队。尼米兹的性格是任何时期或者任何时代的军官欣赏和值得仿效的。